

小巴五十年 車款全歸邊

過來人

上文提到，港英政府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會將小巴分成兩類，一類叫公共小型巴士，另一類叫私家小型巴士。

前者可在街上兜客收費，最多可以載十四人，除有有限制的地方外，什麼地方都可以上落客；後者不可在街上兜客，通常都用作學童巴或者私家巴士。屈指一算，兩種小巴誕生到昨天剛好五十周年。

在小巴出現初期，為了規範經營，運輸部門將公共小巴的車身規定為米黃色，並且在車窗對下圍上一條紅色腰線，然後再噴上「公共小型巴士XX座位」及「PUBLIC LIGHT BUS XX SEATS」字樣，由於這條腰線將車身四邊圍住，所以人們索性稱之為「紅帶」，而在其後出現的專線小巴，因為腰線改為綠底白字，於是被稱為「綠帶」，這種設計一直沿用至上世紀末，由於小巴商會希望在小巴車身賣廣告，有腰線就會令廣告面積受到限制，於是向政府要求將腰線的位置遷移，最終改為車頂噴上紅色或綠色，並在兩旁加上「公共小型巴士XX座位」的中英文字樣，聰明的香港人又將這兩種小巴改稱為「



▲在七十年代初期行走的其中一款「熱狗」小巴
作者供圖

國貨與品質

小冰

民宿女主人幸子，很不理解我們買日本小食品帶回家。看着Joy手上的大袋小袋，她說：「幾年前我去香港，在銅鑼灣附近發現一家不小的日本超市，可以買到幾乎所有的日本食物。」我明白她的言下之意，我們不該捨近求遠。「你指的可能是伊藤洋華堂，香港不止一個，內地也有。是的，什麼都買得到。」「哦！」她說的時候，表情明顯處於思考狀態：為什麼你們還要在日本買。

聽說日本商人把產品分為上等品和次等品，上等品留在國內賣，次品銷往國外。所以想趁旅行，買點「上等品」帶回去，讓大家品品，是否真有等次之別。另，拋開等次不說，同款貨在日本買比在香港便宜呢。」

幸子沒有否定我的說法，回說：「是的，除非是特色商品，我們確實很少買外國貨，習慣了首選本國貨，儘管本國貨比進口貨貴。」「為什麼是這樣呢？說明日本人愛國嗎？支持本國企業的發展？」我脫口問道。「No！我們購物時不想這些，倒是覺得國產商品精益求精，售後服務方便，可信賴。再說，有的物品用了幾十年，質量不變，款式不變，用習慣了。」她滋滋有味地說，我饒有興趣地聽。

她家附近有一個超市，晚飯後我們去逛逛。果然，道聽途說的「日本人崇拜本國產品」，眼見為實。超市門口豎着一個大大的廣告欄，羅列着當天的優惠產品，最醒目的三個字是「本國產」。當日優惠的有本國產大米、本國產電飯煲、本國產……所有「本國產」三個字，全部用放大的漢字標識，非常醒目。日本人在莊重場合

意識形態
和上一屆的大異其趣。

我指今年的英國館。
。因為參觀了連續兩屆（第五十七、五十八）的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以下簡稱「威雙年」），印象特別深刻，所以可以立即做出對照比較。

威雙年主要在主島東端的綠堡花園（Giardini，一八九五年至今）和軍械庫（Arsenale，一九八一至今）兩個固定展覽區舉行，由主題館和不同的國家館所組成，展出當代具代表性的傑作，一直是當代藝術展覽的主流模式和國際藝術發展的風向標。

今年開展的翌日早上，我剛踏入英國館，就接觸到不少迷茫困惑的目光。我趕緊把場子逛了一圈，但見藝術家凱蒂·威爾克斯（Cathy Wilkes，一九六六年至今）的作品零落散布，不管是畫作或裝置都簡約平淡，毫不起眼。於是，我重新把英國館仔細瀏覽一遍，這才看出端倪來。

彷彿記憶消失中

吳耀宗

回想上一屆，代表英國的雕塑家菲麗達·巴羅（Phyllida Barlow，一九四四年至今）在展題「荒唐」（Folly）之下創作了一系列碩大誇張的裝置雕塑，將它們組裝成「偽建築」，幾乎塞滿了展館。觀者來到大門口，即見正廳左首橫放一列巨石，中央偏右豎立起一堆彷彿從雅典宮殿搬過來，卻毫無雕飾粗糙破落，幾近衝破屋頂的高聳大柱。其他各個展房也囤積了不少碩大的作品，有的像廁紙筒，有的像是任意堆積的長木條，有的像是參差穿牆而出的石板，總之極盡擴張侵略之姿，留下狹窄的通道讓觀者穿梭其中。這一系列用木材、混凝土、編織物製成的龐然大物看似掙脫彼此，互不相讓，不但充滿了整個展場，更是溢泄屋外，它們表現出超日常性的強大壓迫感，拷問着場地空間的極限。

相形之下，本屆展覽之作可說是素雅寡

淡到極點，但我以為這正是威爾克斯獲得英國館選委會青睞的原因——反其（巴羅）道而行，使耳目一新。

威爾克斯出生於貝爾法斯特（北愛爾蘭），長期生活工作於格拉斯（蘇格蘭），曾在二〇〇五年代表蘇格蘭參加威雙年，同年入圍「特納獎」（Turner Prize），二〇一七年獲頒瑪麗亞·拉斯尼格獎（Maria Lassnig Prize）。在超過二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她擅長結合其抽象畫和日常生活中的「現成物件」（readymade objects），運用於裝置藝術，奠定了截然不同於巴羅式「特製物件」（specially made objects）的個人風格。

在策展人佐伊·懷特利（Zoe Whitley，一九七九至今）的協助下，威爾克斯直接以本名來命名本屆英國館的作品，用意在於避免主題先行的誤讀，而讓觀者自己去感受她的整體創作風格。於是，正廳牆上掛了兩

韓國駐華大使履新

延靜

國前駐華大使金夏中，在任上待了六年之久，據說創了一個紀錄。

韓國駐華大使，大體由兩種人士出任，一種是職業外交官，另一種是總統身邊的人，即「通天人物」。

職業外交官權丙鉉曾出任韓國駐華大使，在中國待了兩年多。他曾擔任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中韓建交談判時他是韓方代表，對中國充滿熱情，直到退休後每年還帶領上百名韓國青年來華，參加內蒙庫布奇造林植樹活動。另一位職業外交官是洪淳瑛，曾任韓國外長，卸任後出任駐華大使，在中國待了一年多。

另一種是總統身邊的人出任韓國駐華大使。一九九三年金泳三就任韓國總統，任命黃秉泰為駐華大使。黃秉泰原來是大學校長，還留學研究儒學，但後來進入政界，靠近金泳三，特別是金泳三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他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信任，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在任差不多三年。此外，二〇一七年文在寅就任韓國總統後任命他的心腹盧英敏出任駐華大使就更為明顯。盧英敏進入政界後，投靠文在寅。二〇一二年，文在寅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時，他任文在寅的秘書；文在寅二〇一七年第二次競選時，他擔任競選政策委員會本部長。不久前匆忙調回擔任了青瓦台幕僚長，毫不奇怪。

各國任命駐外使節，不外就是這兩類人，但韓國做法就更加明顯。

張夏成就任後向媒體表示，他將全力履行使命，使良好的韓中關係在現有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我們祝願他在大使崗位上履行公務順暢成功。

端午贈扇的源流

李之柔



端午節送扇子，源自南朝宋明帝劉彧的皇后王貞風。《宋書》、《南史》、《資治通鑑》等典籍中有類似內容：

公元四七二年（泰豫元年），劉彧駕崩，長子劉昱繼位。不久改年號為元徽，尊以前的皇后王貞風為皇太后，尊生母陳貴妃為皇太妃。劉昱年僅十歲，卻殘暴嗜殺，喜怒無常，開始還懼怕王貞風，等到十五歲加冕禮後，就越發肆無忌憚，無論皇太后還是親媽，都難以勸說他。公元四七七年（元徽五年）端午節，王貞風賜給劉昱一把玉柄毛扇。劉昱認為扇子柄不夠華美，就讓太醫煮毒藥準備害死王貞風。幸虧左右隨從阻止，這才作罷。

皇太后為什麼賜「毛扇」給這個不聽話的小皇帝，古人沒有說。從東漢傅毅的《扇銘》中或能作出側面解讀：「翩翩素圓，清風揚蕩。君子玉體，賴以寧康。冬則龍潛，夏則鳳舉。知進能退，隨時出處。」

也有人認為「毛扇」是指「麈尾扇」，那就看一看王貞風的先祖、東晉王導的《麈尾銘》：「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作爲琅琊王氏一脈，皇太后「賜扇」應該不會是心血來潮，而是用心良苦，她期望劉昱做君子，拂穢濁，知進退。據說，劉昱自幼就異常聰明，他顯然會明白太后的用意，因此動了殺機。有道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這一年七月，十五歲的劉昱被下屬所殺，自此，歷史上只稱他作宋後廢帝。

魏晉南北朝期間，出現過很多與扇子相關的典故和詩賦，比如顧榮扇、謝安贈扇、羲之書扇、劉苞扇席……比如《團扇歌》、《團扇銘》、《竹扇詩》、《白羽扇贊》、《詠畫扇詩》等，雖然沒有註明時間是端午節，但是可以看出扇子的風行。

待到唐朝，端午節前兩天出現了以出售扇子等節物爲主的集市，唐代李淖《秦中歲時記》記載了「端午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特盛」。第一位主動在端午節送扇子的皇帝也出現在唐朝。據《太平御覽》引我國最早的斷代典制



▲端午贈扇的習俗古來有之

資料圖片

絲綢扇繡紅紗。謝恩都作男兒跪，拜起深深鵝尾斜。」第二句居然一字未改，這算抄襲還是引用？

摺扇自宋朝中期起才從朝鮮、日本傳入中國，明朝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有云：「摺扇，今聚骨扇，一名摺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仕女只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明末呂燦《明朝小史》亦云：「蓋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因爲皇帝喜歡，「凡端午節文武百官俱賜扇並五綵壽絲縷」也就成了官方制度（見《大明會典》），明朝黃瑜的《雙槐歲鈔》記錄了「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一千一百二十言……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御製《清暑》、《解悶》二歌，大概言爲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皇家恩典，豈能沒有目的？除了歌功頌德的內麻作用，在他們的帶動下，摺扇書畫創作在明代達到了一個高峰，董其昌、沈周、唐寅、文徵明等大家的作品，不僅影響了清代、民國，一直到今天仍然豐富着我們的文化生活。

己亥端午節就要來臨，「庶動清風，以增美德」的時候到了，你準備好扇子了嗎？贈給哪位君子呢？之柔詩曰：「君子清揚錦繡裁，謝公相贈掌中開。扇搖不爲煙雲計，管領春風日日來。」



◀▼ 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
英國館威爾克斯作品展
作者供圖

幅威爾克斯的抽象畫，用了小部分淡橘色，大部分淺白色，看不出具有什麼寓義；而廳中一方紗織矮長台，圍繞着四個大腹孩童人形，台上台下放置一些乾花乾草，也很難直接道出物件之間的關聯。轉入另一間展房，牆上又是一幅素色畫，伴隨着零散的廚房瓷碟子，意義也不明確。雖然如此，整體觀之，似乎可以感受到所描述的是褪色中、消失中關於家庭生活的回憶。